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故乡三章

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黔江河了。

河有两源。一是来自西北八面山麓的大木溪,又称桃子坝水。另一条从西南方的梅子关迤邐而来,叫栅山河,古称四十八渡水。黄庭坚《竹枝词》云:“浮云一百八盘紫,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我不敢妄言吟咏的一定是我的故乡,但可以断定黄庭坚到过这里。他被贬为“涪州(今涪陵)别驾”,在“黔州(今彭水)安置”。当年,他在巫山渡过长江,经鄂西前往彭水,黔江是必经之地。

这两条溪流在老城西郊的两岔河交汇,绕城向东,经观音岩至舟北注入阿蓬江。孩提时代,这条河多数时候潺潺流淌,清清浅浅,河滩杂草不生,大小不一的卵石在烈日下炽气炎炎。只是在河湾处淤积为一段段深潭,如两岔河、魏家塘、老虎滩。一入夏,这些去处便热闹起来,成为我们戏水的天堂,狗刨、踩水、蹬仰船、打水、扎采头一应招式玩个尽兴。小伙伴清一色光屁股当跳跳扑腾,快活自在。稍长,重庆知青带来新的时尚,开始流行自制的三角游泳裤,一侧有布条系裤,穿上长裤也可以解开从一条腿褪下。潭底多有乱石暗礁,水流一变形成漩涡,每年都有小孩溺亡的消息在小城传开,成为大人们严禁小孩下河的理由。但我们依然如故,除了游泳,还在滩头垒石成濠,濠口安放炭筛或撮箕,然后在滩上搅动驱鱼。

到了春夏时节,山洪袭来,满河浊黄,猛兽般吼声咆哮。看涨水也是小城人的乐趣,老老少少站满堤岸,一脸的兴奋和惊奇。浪涛中,不时漂来柱头柜子或活猪活羊,人群中便发出一惊一乍的喊叫,水性捞“水打财”的人跃入洪流奋力游去。也有水性的人纯粹为了炫技,下河追波逐浪,叫做“飙滩”。我们睁大眼睛,随着起伏的人头转动,内心钦佩不已。

那时的河堤还是清光绪年间知县张九章采用以工代赈方式修建的石堤,垂柳依依,名万柳堤。每隔百余米,便有一个三角形的石台供人休憩,散置的石礅已被前辈们的屁股磨得油光水滑。堤下多有洗濯衣被的妇女,捣衣

声、嬉笑声随流水荡开。河上仅有一座可通行汽车的木质风雨桥,建有亭阁,古色古香,我记事不久便为钢筋水泥桥替代。1982年7月28日,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袭来,堤毁桥塌,大街宛如河道,浊浪汹涌。一切又从开头开始,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条河已化身园林城市中的绝佳水景,尽显温柔妩媚之态,灵动的气韵隐隐发散。

沿河两岸,十里长堤树影婆娑,早年我和同事们植树节植下的香樟,已是枝繁叶茂。河道建了闸桥和一级级滚水坝,蓄水成渊,碧绿诱人。夜幕下,漫步于两岔河循环的亲水步道,河风习习,水汽氤氲,只觉心境空阔,身轻神安。四周错落的吊脚楼群和帆船造型的民族文化宫倒映水中,梦幻般轻摇慢荡,恍若置身于江南水乡。突然间,乐声骤响,河中央各色水柱腾空而起,摇曳多姿,引发一阵阵欢呼,宁静的小城又弥漫着一份轻快时尚的现代气息。这一切,在家乡父老的心中唤起了温馨自豪的情感,投射到脸上便是那舒心的笑容。

如今的黔江河波平浪静,水患不再是小城百姓的隐忧。十余座各式各样的桥梁既方便了出行,也是一道道风景,让涉水或踏跳蹬过河成了老人口中的故事。河流与城市相亲相融,把一种安逸、一种温润、一种轻惬留给市民去亲近和体味。

路

常言道,路是走出来的。其实不尽然,历经了多少世纪,我的先辈们一代代在崇山峻岭穿行跋涉,却始终没有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直至上世纪90年代,依然有抗战期间修筑的川湘公路和通往湖北咸丰的省道连接着外面的世界。道路等级低,弯多坡陡,土石路面,车辆一过便卷起滚滚尘土,还时常因暴雨或雪凌而交通中断。尤其是西出彭水必须翻越的梅子关,公路在绝壁上凿出,七弯八拐盘旋而上,险峻异常。传说外地司机驾车经过,多心惊胆战,宁愿破费请本地司机代驾。每年冬季,大雪封山,总有几天路断人稀,家乡

部,家属也由北方迁来,姓朱,脚小而手巧,擅做面食,蒸出的馒头花样百出,狗儿兔儿的活灵活现。眼馋的我不时获赠一二,宝贝似的把玩良久才先耳朵后尾巴一点一点慢慢吃掉。只是心里嘀咕,明明是孺孺,为什么老老少少叫她“朱大爷”?长大一点才明白,在我们的乡音里,“爷”“姨”难以分清。

故乡原由四川涪陵地区管辖,1988年分治成立黔江地区,开始了化茧成蝶的进程。随后,重庆直辖、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一系列国家战略接踵而至。真是好风凭借力,故乡扇翅腾飞直上青云。儿时远足才去的西山早已成为行政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博物馆、游泳馆先后落成,大众广场、亲水步道、音乐喷泉让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多了几分舒缓、恬适的情调。走上街头,熙来攘往的人流多是陌生的面孔,盈耳的人声既有亲切的乡音,也不乏南腔北调。新开发的正阳片区、舟北片区由两条隧道相连,将原本僻静的观音岩大峡谷拥抱在城市中间。观音岩两山对峙,河道狭窄。传说两山分为公母,有合为一体之势,为此在悬崖上修建了文峰塔以镇之。少时曾去游玩,当时叫做内塘,壁立的峭岩遮天蔽日,光线昏暗;谷底礁石错综,水流出没其间,暗藏凶险,阴森森令人发怵;发一声吼叫,回音久久不息。现在新建了人行栈道、玻璃廊桥,绝壁上还雕刻了巨幅观音造像。这个独特而壮观的城市风景乍一开放,便令游人惊叹不已,称之为“东方的卢森堡”。凭借不可复制的自然禀赋,故乡自信而豪迈地以“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的名义,向世界发出了热忱的邀请和深情的召唤。

我们有幸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大山里的人更有切身的感受,短短几十年便见证了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乃至智能时代的变迁,似乎经历了一个压缩版的千年文明。

河

故乡山高林深,溪河纵横,能称为河的不下十余条,比如阿蓬江、深溪河、细沙河等等。



□陈川

城

我的故乡黔江,深隐在千里武陵莽莽群山的皱褶里,紧邻鄂省,却因为名中有“黔”,往往被误以为是贵州的辖地。曾收到寄自省会成都的信件由贵州辗转送达,故乡的寂寂无名也就可想而知。

到我记事的时候,黔江城恐怕也不足万人。如果不是赶场天,街上行人稀少,路遇的人虽然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必然面熟。老城依山临水,顺着山势形成三条并列的主要街道。前辈们对街道的命名似乎缺乏雅趣和想象力,只图方便顺口:中间的主街道就叫大街,百货公司、五金公司、糖酒公司、国营食堂、供销社、文化馆、照相馆散布两边;靠山的叫背街,机关托儿所、县中队、粮站以及大门紧闭的天主堂、福音堂便在这条街上;临河的便叫河街,一头是汽车站、火车站,中间有豆腐店、食品店、电影院,另一头是盐巴仓库和倾斜的木瓦民居。一入夜,除了偶尔放映露天电影,街巷行人寥寥,路灯稀少而昏蒙,暗影幢幢,独自上街总有些胆怯心虚。城里少有楼房,1970年代初建起4层楼的工农兵旅社,让我们骄傲了好久。

在大街和背街之间,有一个名叫中宁号的大杂院,大大小小四五个天井,过道迷宫似的曲折幽邃。院外是一块石板镶嵌的巷子,靠边有一口青石箍就的深井,用丈余长的井绳方能打上水来。这里曾是清代的书院,上世纪50年代收归公有,供几十家人居住,我家便在其中,邻里之间和和气气。我家隔壁是南下干

南泉散记

□蒋春光

周家桢似乎没有照片留下来,相关资料只存文字。但我可以想象他的模样:个子瘦小,这是清末民初川人的普通样子;面孔黑黄,时有潮红涌上两颊,因为他患有肺结核,并长期为案件事焦虑,心情难宁;大多数时候长衫布鞋,留有胡须,这也是他作为秀才,尤其是名秀才该有的形象;行走迅疾,这点与一般读书人不同;他出身农家,常走山路,又成天各处办事,不快不行;他的眼睛一定秀丽而明亮,因为他持有正念,精神的光芒由内而外散发,使他人不知不觉受到感染和激励。

如果没有周家桢,重庆南郊山巴里那些汨汨喷涌的温暖之泉,不知还要白白流淌多少日子。这位小个子乡绅,其实只是书生和报人,无权势,少银子。但他心肠热,文章好,又急于公义,当仁不让地领衔谋划和推动了家乡南温泉的建设。从1919年始,修浴室,筑堤坝,改路,建桥……劳苦艰辛不辞,捐募筹措不吝,直至1930年身故。又数年,经多位社会贤达接力,终将处于闭塞之地鲜有人知的南温泉推向大众视野,成为重庆人民纷至沓来的游乐园。

很欣赏乡绅领衔地方建设的传统,因此留下的许多让后人受益的路、桥、码头、学校、医院、公园,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公益建筑,这既是至善至德的事功,也是泽被后世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传承。

二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官邸,林森的别墅,孔祥熙的公馆,陈立夫、陈果夫的豪宅,汇集南泉,连遍布山岗的密林也遮挡不住。那时的南泉,可说是车轿相接,冠盖如云。从一些老照片上,能看到百姓乘车到南泉逛公园的场景。

同在这个时段,在南泉一个名叫桃子沟的地方,有3间破败的连雨都遮不住的茅屋,里面住着一个作家。作家将此屋命名为“待漏斋”,这是典型的以苦为乐的文人作派。他很多时候在城里的报馆上班,下班后买了米,扛在肩上,从海棠溪坐渡船过江,一路回南泉来。到家后,就坐在煤油灯下写极为畅销的小说,简直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时常看见高官们的车轿,也知道他们近在咫尺的别墅,但他更关心前方将士的战斗和后方百姓的生活。他的小说里,全是他们鲜活逼真的形象和故事。我不清楚他对当时的写作生活是否满意——8年前,他在安徽老家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时候,一定想的是亲手杀敌。或许只能说,他在重庆南泉的漏雨茅屋里,为广大读者贡献的煌煌800万字的抗战文学,算是这个热血文士的以笔代枪。

张恨水何等人也,居然以一己之力,让南泉文气盖地。

三

30年前,我在重庆南郊的一所学校教书。那时人年轻,左娇妻右稚子,到星期天,感觉不出校门去人前晃一晃,简直暴殄天物。一家三口,常去的地方,就是南泉。

花溪河从南泉出来,拐几个弯,就到我们学校了。要不是有堤坝拦着,南泉的一条鱼,完全可以游到学校饭堂的下水道吃午餐;餐毕游回南泉,消消停停睡个午觉。

那时去南泉,就是逛公园。走走路,泡泡温泉,划划船,在飞泉旁边照个相——直挺挺站着,对着镜头不眨眼。然后吃河水豆花。一天下来,晃够了,回到学校,感觉很是惬意。

从南泉流往学校的花溪河,也给我带来不少乐趣。那时的花溪河,两岸竹木丰茂,水质清亮净洁(曾一度作为学校的饮用水),一些近岸的水面上,露着面积大小不一的水花生草,是钓鱼的绝佳地方。坐在学校河岸的竹荫里,伸一根钓竿于水面,看浮筒起起伏伏,时不时钓起一条肥美的土鲫壳,亦人生之至乐也。最怀念涨水时节的夜钓:朦胧夜色中,鱼钩上挂一条蚯蚓,扔向水面,随后往回拖,手有触动即起竿,白花花一条大翘壳就上手了,且十拿九稳,真是神奇。

后来换单位进了城,忙这忙那的,就把南泉以及花溪河丢在脑后了——细算下来,不去南泉,竟有快20年。

四

今年初冬的一场冷雨,伴我再到南泉。多年之后重游故地,物不全是,人已尽非。除此之外,我发现了一个与记忆中的印象有些不一样的南泉,一个以前虽然喜爱,但未曾深切感受过的南泉。

也许只有和人人山人的网红景点相比,才会强烈感受到南泉这个老牌景区的寂寞。那种林木幽深、溪水静流的寂寞;那种街道空旷、石阶遍布青苔的寂寞;那种冷雨潇潇、落叶触地而生图画般的寂寞;那种云层低垂,参天乔木空自苍翠的寂寞。这种强烈的寂寞感,让我的记忆变得飘浮起来,这真的是以前那个人来人往、沉淀了我青年时代许多美好时光的南泉吗?

其实,除了半边街不复当年,南泉还真的是景物依旧,只是气质与往昔大不相同了。

进入南泉公园,沿花溪而行,道路两旁桂树繁茂,地面干净而润泽。因修筑堤坝,放了一些水,河流有些瘦小,游船也无踪迹。但各色景点都在。温泉池里,热气蒸腾,数十个洗浴者泡在里面,姿态各异,都很享受的样子。

走了一圈,照例在飞泉前留影,独自一人。20年时光飞逝,老照片里,左边的丽人,早成前妻;右边的孩童,已是游子。如今我一介老夫,双眼迷茫地站在这里,努力怀想着过去的一切,最后发现,自己的寂寞,与南泉的寂寞,其实是差不多的。



牧羊 油画

燕平

一曲《忆故人》绕“梁”不绝

□徐文峰

“巴山森,蜀水深,桂花开处系平生,万竹山青青。千重宿雾,百年梦境,觅觅复寻寻。”置身于梁平区,无论是在“西南禅宗祖庭”双桂堂静谧的禅房,还是在博物馆凝练厚重的文化大厅,或在双桂湖湿地公园“参差荇菜”旁,亦或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一曲空灵飘渺的《忆故人》绕“梁”不绝。

竹禅对古琴如痴如醉,曾托汉阳钢铁厂代铸钢琴一盞。“竹禅上喜抚古琴,其声渊渊,悠扬悦耳,令人万念顿消。”至今,四川峨眉山还珍藏有他的一幅《听琴图》,被视为镇殿之宝。他最善弹的还是《忆故人》和《普庵咒》,《普庵咒》弹奏的是出家意,而《忆故人》倾诉的是人情情。

名声鹊起的竹禅常在鄂、沪、浙一带,传播他以“琴说法,大道无相,闻声而入,衣钵流传”的古琴艺术理念,意即以古琴的自然之音去阐释法的深宏博大,去涤荡人们心灵的污浊,达到“六根慧明,物我两忘,杂念皆无”的理想境界。

《忆故人》又名《空山忆故人》,内容属忆旧感怀、静思知我类型,被视为古琴曲蜀派的典型代表曲目之一,百余年来始终保持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应该说,竹禅先贤对我国古琴的传承和拓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朋友友人将《忆故人》与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相比较。他说:“《忆故人》表达的是

西先生在《黄松涛谈龚子辉与竹禅》中说,《忆故人》一曲传者蜀僧之名,今知为竹禅矣。古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祥霆称:“《忆故人》出自清代后期竹禅和尚。”

蜀僧竹禅“携大笔一支”,云游于大江南北,出入于高僧王公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古琴,钻研上古琴曲,吟弹出了《忆故人》的?只知道天赋、阅历、心境、禅意成就了竹禅的旷世之音。

竹禅对古琴如痴如醉,曾托汉阳钢铁厂代铸钢琴一盞。“竹禅上喜抚古琴,其声渊渊,悠扬悦耳,令人万念顿消。”至今,四川峨眉山还珍藏有他的一幅《听琴图》,被视为镇殿之宝。他最善弹的还是《忆故人》和《普庵咒》,《普庵咒》弹奏的是出家意,而《忆故人》倾诉的是人情情。

名声鹊起的竹禅常在鄂、沪、浙一带,传播他以“琴说法,大道无相,闻声而入,衣钵流传”的古琴艺术理念,意即以古琴的自然之音去阐释法的深宏博大,去涤荡人们心灵的污浊,达到“六根慧明,物我两忘,杂念皆无”的理想境界。

《忆故人》又名《空山忆故人》,内容属忆旧感怀、静思知我类型,被视为古琴曲蜀派的典型代表曲目之一,百余年来始终保持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应该说,竹禅先贤对我国古琴的传承和拓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忆,《霓裳羽衣曲》表达的是盼,但都倾诉了希望之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琴声一曲惊鸿。由于《忆故人》古琴词年久失传,有近现代文人为竹禅的《忆故人》琴曲补填了琴词。在众多填词中,重庆市政协文史委熊少华先生的填词词我最是喜爱。

琴声一曲有知音。为了缅怀竹禅,由双桂堂监院释克观及僧众于2009年9月发起成立了“竹禅琴社”。克观、克智大师常在寂静的琴社里煮一盞茶,焚一炷香,深情地弹奏一曲《忆故人》。抚琴按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竹禅琴社也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客人慕名前来双桂堂观赏。我的一位文友,千里迢迢从成都赶来双桂堂,他在恬静的寮舍中听听《忆故人》,抄抄经书,看看禅堂飞檐上滴落的雨点,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近来,梁平区文旅委、民宗委等部门专门编辑了《忆故人》古琴专辑,收录了查阜西、张子谦、黄莺辉等19位著名演奏家吟弹的《忆故人》琴曲,还不时举办《忆故人》演奏沙龙、古琴音乐会。如今,在竹禅的家乡,“忆故人”古琴社、竹禅琴馆像花儿一样绽放,梁平的音乐人很多都能完整地弹奏《忆故人》。“携破笔,抱素琴,一瓶一钵且行吟,踪迹若飘萍。挥毫自遣,扣弦独啸,哑响托知音。”幽婉、空灵的《忆故人》穿越时空隧道,在七彩的天空唱响。